宁波晚报
责编/李菁 审读/刘云祥 美编/许明 照排/张婧

来不及流泪

□张瑜

那天我游完泳，跟大学同学聊天。她说自己的家人得了癌症，正在接受化疗。我不知道怎样安慰她，也不知道怎样展开话题。有时候，悲伤总是没办法感同身受的。

想起妈妈刚刚生病的那段日子，我们也仓皇失措，来不及流泪，不得不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。

我儿子刚好满月的那一天，妈妈被推进了手术室。我怀抱着刚满一个月的孩子，在等候大厅里来来回回地走。孩子不适应嘈杂的环境，一直在我怀里扭来扭去。刚开始医生说，只需要一两个小时就能出来。可是，等候大厅里的人群慢慢散去，我们依然没有等到妈妈。

爸爸时不时朝着手术室门口张望，弟弟也来来回回跑了好多趟，我看着等候大厅里滚动的屏幕，在心里默默祈祷。

那时候我29岁，弟弟也刚刚大学毕业，妈妈是我们心中最强大的后盾。她热爱生活，什么都不怕，什么都敢做，山上挖笋、下地杀鸡，很少生病，几乎没看到过她病恹恹的样子。

我遗传了妈妈得天独厚的身体条件，也很少生病，虽然个子矮矮的，但身体很结实。每次回家，妈妈总是忙前忙后，为我们准备这个，准备那个，我们习惯了妈妈的照顾，也习惯了她的付出，似乎这一切理所当然。

经过四小时漫长的等待，妈妈躺在推床上，终于从手术室里出来了。我喊她，妈妈。她看了看我，然后安慰我：没事的，没事的，你把孩子看好。

就算是在这样的时候，她依然想着我的孩子。那些发生在她身体里的疼痛，似乎是不存在的。

在医院养病的日子，几乎都是爸爸和弟弟在轮流照顾。我有时候白天会抱着孩子去看她，她都叮嘱我：医院病毒多，你以后还是少来吧，这边有你爸爸和弟弟照顾就可以。

她总是想得很周到。每次回家，她会把被褥全都翻晒一边，准备我们爱吃的食物，地里新挖的土豆、山上折来的嫩笋、刚生的鸡蛋……

没有生病之前，她很爱漂亮。虽然皮肤黝黑，但每次出门前，都会刻意涂一点粉底和口红，慢慢地在镜子前描眉。虽然生活在农村，但她总是把自己收拾得体面干净。

生病以后，她不得不躺在床上，吃喝拉撒都要别人照顾，偶尔也会发脾气，但发完脾气，又像是一个认识到错误的孩子。眼前的妈妈，不再像以前那么雷厉风行，她很少在我们面前流泪，也很少提及自己的不幸。

只有那么几次，她对着镜子默默发呆。手术治疗以后，妈妈开始接受化疗。刚开始几次，化疗的反应没有那么强烈。每次回来，她都精神很好，甚至跟我们说：别人看到那个药水就吐了，我什么反应都没有，我这身体素质看来很好呀！她一边说话，一边手舞足蹈。

但化疗的反应却一次比一次更强烈，那些杀死癌细胞的药水，同样也会攻击正常的细胞。等到化疗第三周的时候，反应慢慢变大，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掉头发。刚开始，她睡过的枕头上会有脱落的黑发，梳头的时候，一整块一整块地掉，后来她不敢洗头了。

直到有一天，她跟我说：我打算把头发剃了，不想再折腾了。陪着妈妈去剃发。走进一家美发厅，妈妈对理发小哥说：我想把头发都剃光。

小哥狐疑问：为什么要全部剃光，这头发看起来挺好的呀。妈妈不知道怎么回答，我一直在旁边暗示对方，但他似乎没有觉察，一直问个没完没了。这种尴尬的经历，我想妈妈一辈子也不想再经历。

就这样，妈妈顶着一头假发，完成了六次化疗。她的身体，像枯树叶一样慢慢萎靡。最严重的时候，嘴唇长满了口疮，指甲全部发黑，但她来不及流泪，妈妈说：过年前，我一定要做完化疗，开开心心过新年。

快到过年的时候，化疗终于结束，没多久，头发也慢慢长出来了。跟以前一样那么乌黑，那么油亮。

总第7095期 配图 李昊天 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

父亲的微笑

□子君

父亲的微笑慈祥而温暖，它永远定格在了墙上的相框里。

想起乐观刚强的父亲临走前不舍流泪的那一幕，哀伤恣意地挤压着心脏，揪心地疼。

年轻时的父亲身材挺拔魁梧，浓密的黑发下略带点方形的脸上有着一双大大的眼睛。可能是遗传了上海人家出身的奶奶身上的优点，父亲是单位里出名的美男子。以前我们姐妹三个老是追着父亲问，在国家粮食单位工作，又那么英俊，是怎么和农村出身、样貌普通的母亲组成家庭的？父亲总是开心地笑而不答，直到后来躺倒在病床上，被我们追问不过，才腼腆地告诉了我们缘由。

那时在陈鉴桥粮站工作的父亲，跟着一位叔叔去家里玩，路过村里的祠堂时，看见十来个姑娘坐着打麻，那么多女孩子里，他一眼就相中了皮肤有点黝黑的母亲，第二天就直接托人要把母亲介绍给他。惹得那些姑娘都很嫉妒，说母亲人又不白，也不是很漂亮，怎么就相中了她呢？父亲憨憨地笑着说，也是怪了，自见了你妈后从此就认定了她，仿佛就是他的妻子，还得意地标榜自己是个对爱情忠贞专一的男人。我们又逗他：“老爸，你看我们三姐妹好看，还是老妈年轻时好看？”父亲认真地想了想说：“那恐怕还是你妈年轻时候细巧点啦。”我们都哄堂大笑起来，直说老爸是情人眼里出西施。

我出生后，父亲已调到茅山粮站工作。碰到左邻右舍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，热心忠厚的父亲总是尽力而为，与周围的邻居结下了深厚的友情。记忆里父亲的性格特别好，这辈子就只对我发过两次脾气。第一次是我八岁那年的冬天，从小我只爱吃炒年糕，可是临近冬至天气比较早，本来打算做炒年糕的老妈改做成了年糕汤，我嘟着嘴不肯吃。当父亲端着年糕汤来哄我时，我啪的一巴掌拍去，一大碗年糕汤全倒在他笔挺崭新的中山装上。父亲拿起笤帚就要打我，我飞一样逃到了隔壁的阿婆家。等火气过后，他还是从邻居那讨来了莴笋叶，给我做了一碗炒年糕。还有一次，父亲拿着在市区做放映员的伯伯送来的两张电影票，要和母亲一起去宁波看《红楼梦》，我做着无赖哭闹着非要跟着去。眼看一直都哄不好我，父亲就拎起我直奔篮球场边的厕所，要把我倒提着扔进粪坑里，吓得我直讨饶。可是最后父亲还是想办法把我放到伯伯的电影室里，让我看了一场反面的电影。

逢年过节的时候，他总是召集我们三个姐妹一起给他打菜单，然后动手包面结、做蛋饺。因他眼神不好却又极爱下厨显摆两手，总是把灶台弄得一塌糊涂给我们添乱，为此没少挨母亲的埋怨，于是二姐特意买了一个蛋饺机让父亲过瘾。那一年除夕，父亲端坐在蛋饺机前，一勺蛋液一勺肉馅认真地摊出了形状秀气、色泽漂亮的蛋饺，听着我们的夸奖声，他开心得像个孩子一样。

谁也未能料到有一天，快乐的日子戛然而止。健步如飞的父亲突然就躺倒在病床上，再也起不来了。

前年农历八月的最后一天，缠绵病榻多日的父亲仿佛知道自己大限将至，异常地清醒，已经不会说话的他用纸笔交代了所有的后事。临走前一刻，父亲的嘴角往下一撇，哭了。在我们的声声哀唤中，一小滴泪水从他干涸的眼角滚落，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父亲落泪。

“花静静地绽放，在我忽然想你的夜里……”我原以为可以用笔写出对父亲的万般眷念，此时却发现文字是那么的苍白无力。泪眼婆娑中，父亲穿过朦胧的夜色，紧紧拥抱着他心爱的女儿……